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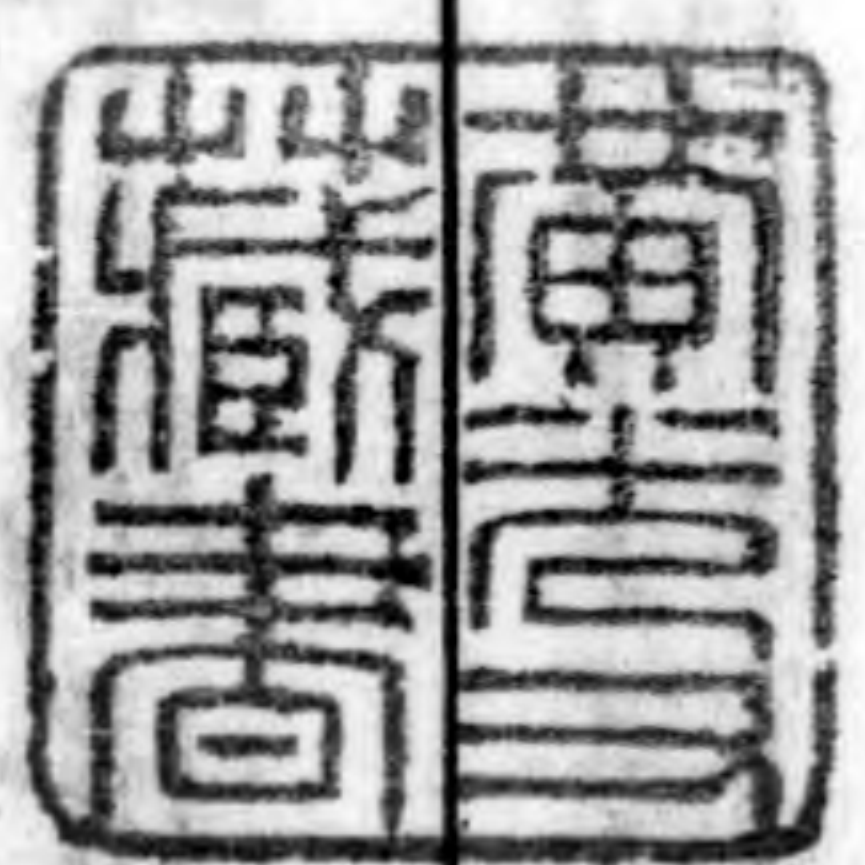
四照堂文集卷之二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龍眠王玘蒿伊校

序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巳亥夏江上用兵秋罷歸余自揚之通造宋子榮
公之廬墉穿畚見扃戶而哦問曰何書也宋子曰
余少習舉子業治春秋今老矣將以課子閱之則

所纂胡文定公傳將以備制義之用也余蹙然爲之序而告之曰嗟乎以孔子二百四十二年治天下萬世之書而爲士進取之具乎國家之興廢已可知已士至今日旣不明孔子治天下萬世之故又不白文皇帝尊胡傳取士之心始則射覆牽合繼則顛倒避諱大義亦乖爲士者奈何奉一時之功令而不審諸此乎故今日而欲知治天下萬世之故莫大于治人心欲治人心莫急于舍章句之

學而先辨其要覈而言之其要有三知此三者其類可推也治內外者首嚴其防會潛會鄧盟暴盟唐其進退予奪之旨夫人而知之矣召陵之來楚城濮之主晉以桓文二霸主而不少假借焉至虢之書必先趙武而夫差不敢挾周室之長于黃池此曷故哉其次治臣子忘其讐夫臣子而忘君父之仇春秋時亦未數數見也趙盾不討賊歸生畜老憚殺皆比于弑君至忘父大仇者獨魯莊耳主

王姬狩于禚君子誅之及戰乾時師敗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敵雖敗亦榮若詐而勝長勺之戰豈非春秋之所深惡歟又其次治亂賊誅其黨人不知君父謂之賊賊以黨繁亦以黨而自忘其爲賊黨州吁黨華督黨崔杼其徒實繁繁則肆而勢易成故東門之圍郟鼎之納隰鉏之請成是也一列于盟會則不致討魯宣曹負芻之悖豈自以爲賊哉噫久而忘之矣凡此三者皆孔子之

義而文定著之以治人心雖萬世不刊可也文定當宋紹興南渡之時金人之禍方熾高宗不能討賊棄中原之地退避一隅文定憤而作傳其扶強宋室之意尤見于楚滅庸一事是以誅纂弑之楚虔斷斷責成人事而不歸之天何以明之文公十有六年庸人率麋百濮以伐楚楚人謀徙阪高蔣賈不可伐庸庸滅文定壯之將以張宋也當是時韓岳諸人豈智不若蔣賈效臨品之一戰而庸君

奸相偷安目前曰彼之禍吾國者天耳楚虔執徐
子圍朱方滅陳滅蔡諸侯畏不敢救而以興亡委
之天道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竄棘里縊申
亥人不討而天討之豈不愧耻而可恨哉嗚乎文
定斯言可以厲天下萬世忠義之氣匹夫匹婦之
有心者皆當奮發以有爲寧獨張宋也歟晉唐開
元初吐蕃金城公主請經籍于休烈獨請去春秋
無資其智宋之君智能尊其書而卒以亡國其故

又何也宋子稽首再拜謝曰子之言固文定之功
臣而孔子之刑書益凜矣命子焚其制義不復用

昌谷集註序

代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爲之感憤流連士何不幸而生元和之時哉李賀阨于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可謂愛賀矣然讒者百愛者一是愛不勝讒也古今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離騷則愛者且千萬人讒何傷賀才學騷者也而處時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相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淡器之及

愈爲御史在貞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
上封事何難一薦之度而攷之史卒無聞焉何歟
或曰中原時當用兵無事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
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卽愈一身一貶山陽再
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賀逮後爲彰義行軍司
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季歿豈不悲哉或曰
賀之阨于讒宜也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
辭感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譎之辭

以致忌者投詩溷廁斯已過矣曰非也賀王孫也
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鎮之專
權也闈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禍結
也以區區隴西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
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澁諸咏
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
知其言旣無人爲之深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
亦重可悲乎故余以爲屈子之讒在一時而賀之

讒在終古何者世不盡愛賀也卽有能傳其詩如杜牧者可謂愛賀矣然猶以爲理所未及雖愛亦讒也賀歿無註賀詩者元李孝光張昱輩迄明初李長史競工其體而不明其心山陰徐渭曾益雖註多所未備龍眠姚文燮曰世多以詩註詩而不知本于騷又以騷註詩而不知本于史斯註傳可以教天下之言詩者矣豈獨有功于賀也哉蓋姚子爲穿札古今之學攷證務求精覈不爲影響鑿

空之論故賀詩雖畝密如叅元璩植應有莫知其解者而姚子一一傳之如燈取影不失累黍嗚乎是真能愛賀者今而後賀其免于讒乎卽以之繼愈辯可也

贈張侍玄先生序

代

嘗觀古豪傑之生必於天下氣勢之處關中省會
長安自周都鎬京以至秦漢隋唐皆都於此其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古稱下兵于諸侯猶高屋
之上建瓴水而膏野沃壤千里古今形勢之勝無
以過自漢迄唐漕河渭以實關中而帝王之業定
焉予幼嘗涉大河望函關慨然思古名臣傑士之
所聚欲一見而不可得明興太祖嘗幸汴欲都關

中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臣之亂戎馬蹂躪所過皆空城而建業廟祔遂定及文皇北遷而帝業傳于永久然及其後世亦以此而失之若夫關中之地棄不爲天子之所都則其氣當孕爲才傑然其卓然有以自立者顧不多見何哉逮李自成發難起于秦其禍及于天下繼復據關中爲窟而國祚遂傾其地被兵二十年野無青草焚屠淫掠之餘所在丘墟十年以來而後生聚漸繁稼穡漸

殖物產漸富至于今而都會之盛乃可以漸復也山川之氣久積而孕爲才杰其卓然自立者非爭自濯磨以奮於功名則高隱終身優游自放于畝畝之中而已矣予蓋亟欲一見之而未可得也一日張子穉恭謂予曰余伯父侍玄先生今之隱君子也慷慨而有經世之畧子爲我識之予觀今之人其無志于國家之務亦已久矣苟其有志乎此者猶將述而稱之而况忠孝之大出乎其性者哉

先生生平以義俠著喜周人之急衣食婚嫁殯葬之資多賴之焚券之義賑饑之仁然諾之信族黨咸被其德也而又深維乎國家安危之故鯁鯁然以風俗人心爲患然則公之爲人其殆地氣之所發蓋將有在于是乎予所欲見其人者以公當之庶其可歟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被京師億萬戶口而杜祐言大曆初所溉田已減三之一以有唐全盛之世原田沃美人民繁庶而祐言已如

此况今承流賊殘滅之餘欲圖生聚則必修復舊業以通漕實關中爲經理中原之首而曉習地利者必在其土之豪傑則當推擇而用其才畧今公優游山野中意其於地方之利弊將有所見誠濟世之一資也推擇而用之殆在此乎夫以關中百二之險漢唐河渭輓輸之利皆在于此使能修渠通漕以復周秦漢唐之舊嗟乎豈不盛哉予山中之人七懷故都而不見則見故都之豪傑而說之

詩曰彼都人士蓋不能無望於今矣

夫耳隄烏盤討遼濮涉狐奴歷五國王輜重人衆
衣錦衣而遽返故鄉者重瞳之陋也霍驃騎一匹
猶思故鄉者隆準之真也天下未定何者是家甫
審時則爲英雄天下既定何地非家威加海內而
焉而况人乎余嘗論之命世王霸皆有情之人而
之鄉乎哉燕雀之過故都也猶有啁噍躑躅之意
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人而不念其所生
送孫無言歸歛序

攝龔者弗取而曰
其心同其跡不必同也陶潛之歸栗里李愿之歸盤谷一自爲詞一昌黎爲之序若二子者可以歸矣栗里盤谷山川之勝固也悅親戚之情話樂居民之鮮少二子者抗志高潔豈以歸不歸累其心哉余友孫子無言歛之隱君子也淹于廣陵四方賢士多與之游而于余交更篤一日歸別余邸舍余見孫子車馬之色自念十年不歸故鄉墟墓之恩傷心戰壘間遭時若此噫可哀也雖然丈夫不得志而歸與不得志而不歸跡異心同而離別之際蓋亦有難言者焉孫子謂我曰吾鄉自隋末汪華用兵據五郡復歸于唐而其後兵革之憂稍殺漢洞吾鄉辟兵處也吾將老焉嗚乎若孫子者真可以歸矣陶潛李愿又何羨乎

贈三原梁君序
揚州爲南北都會居其地者多四方之人而鹽筴
居其半余客居十年每求可與言之人欲一見而
不可得而權奇羸逐錐刀者往往遇焉然陰察之
未嘗無傑士三原梁君少讀書以儒術著旣游京
師爲國子生見里中諸儒習章句困不足以謀身
慨然曰儒者之效果如是乎彼抱道而貧者吾無
論已若咕嗶之儒幾倖富貴訑訑冲冲至于窮老

四明堂集 卷之三
笑治生者之鄙賤彼豈志誠不屑歟無擊鐘聯騎之才而甘席門藿食之辱固素封遊俠之所羞爲也于是奮身走江淮理鹽筴不十年而富倍諸族以復先世之業嗚乎豈易得者哉蓋嘗論之方齊煮鹽于渠展燕煮鹽于遼東鹽利自此興也漢苦用兵縣官財匱乃始立鹽官然東南惟會稽一郡廣陵無之唐倍于漢秦中以及河中藩鎮擅鹽池之富爭衡中原而不敢較爲賦淮南者亦惟鹽漬

海陵二郡而已未若後世之治鹽法網益密也故漢唐之時秦人與齊晉咸能盡富媪操其要會而後惟騎重淮南以奔走天下亦可以觀世變矣君知其然輒居南北之衝隨俗爲用悉心于貨殖平準之書舉利害興廢灼知其故而不亂于以見君之才可以有爲而世不能用爲可惜也方今天下多故豪傑之士歛才以俟時君當蓄其財而審處之計然霸越之策朱公所資余雖老矣尚冀君之

有用毋徒以家爲也

送魏雪竇序

魏子至越閱兩月負笈欲歸客告予曰魏子將行矣嗚乎魏子濟世之器也來越越之人合舍業厚遇之霍月擊鮮引滿舉白張具日爲酣飲于其行也亦宜出千金爲囊中裝乃僅與子等落莫者稱相知食糠覈嚼蔬菜伸楮染翰倡和以紆於抑嗚乎魏子濟世之器也而所遇窮愁如此得無有搖其中而降其志乎予曰魏生以舟歸乎請以舟喻

方其浮大江亂巨區洪濤橫厲上與天際風雨變
惟杳冥不測亦天下之至險矣乃登陽侯之激湍
崇朝百舍無遠不屆者何也唯其舟之足憑也舟
于水則漚也曷足恃也夫材猶吾質也取諸陽木
績理而堅以其可施剝斲平沉必均也帆猶吾氣
也取諸宏以完以其藉風必強橫岫不墜也檣吾
心也取諸正而直正而直雖危懸重繫其何震撼
之有柁吾志也取諸匡且廣常操而善運操匡運

廣雖滔天巨波其何搖蕩之有至于篙若櫓吾才
也取諸剡取諸羸而鍛而舟成矣雖然又貴乎人
事之工也夫閉戶而學操舟者自以爲能矣乃出
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技次者灘漩敗
其治無他諳練不素而審慎之意少也若人事工
矣尤貴天時之順也世固有強濟以要利者弗畏
于天日招招于江之濱水解之濱雖有維楫一旦
颶風作水惟興而覆于洪流者尾相啣也故善操

舟者舟與水一人與舟一而天不與人一寧舍馳馬逐龍之具于洲渚島嶼之間而不輕進也今以魏子有其具矣又有其技矣而時之不偶故寧與吾輩二三人相與周旋于山榛隰苓而不願入市朝以爭利也而子疑其搖其中而降志焉不亦謬乎客作而曰子真知魏子哉敬往告焉以當三爵之餞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

代

古之大臣負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無不被之澤其精神學術貫通于天地民物之間不隨氣運爲升降故進退間生民之命繫焉留侯鄴侯社稷臣也功成而名不居郭汾陽藩屏唐室入相出將數十年天下有安危而一身無出處之數公者苟以功名繫其心烏能高視千古垂竹帛于無疆者哉乃今於我督府馬公實再見之公天賦瑰異資之

以淵博誦讀尙友凡小雅之材輒擯棄弗錄蚤年
獨步三韓雅有隆中之望曩以督庾兼園府簡貳
度支造福南服予不佞實佐下風服公剴理紛劇
迎刃立解于時江南草創案牘山積十行一目手
無停批諸司印吏心懾英爽皆惴惴于職之難稱
夙夜冰兢事以大集書曰正巳率物公之謂矣歲
甲午 上以海疆多事計非公罔任彈壓自晉移
節正位中樞兼中丞如故開幕府于金陵兩省隸

焉至則簡軍實蒐戎伍激厲戰士人人思得一當
聞警卽躬介馬而馳兼程至吳會集撫軍諸帥面
授機宜先聲所及迄無敢踰狼福西一步以公綖
飭宥密無隙可乘也大江以西若吉若袁若信賴
叢箐幽阻奸究所伏從來羽書弗絕於告白公坐
鎮不聞有逆顏行者蓋公暇整之氣有以奪之江
南夙習俗稱華大逐末者多蒞茲土者遂以祇應
供帳爲恒事民用不支公至卽下嚴檄有取寸絲

四明堂集 卷之二 七
粒粟不以橐而煩吾民者白簡隨之母輕試吾法
用是諸屬吏咸斤斤秉約束公則誘掖惟勤期月
間大法小廉風俗翕然丕變會城滿漢錯集勢易
譁公劑之謐如事無鉅細立裁不以假胥史千里
之外剖若目前繇公精神學術貫徹人天非尋常
之才所得而企也然公大政壹意以愛養元元爲
先寃者申暴者戢情罪可矜不妨有所縱舍于三
尺法外其至誠惻惻深山窮谷之民皆足以知之

而園扉幾爲茂草尤加意作人以情控者未嘗不
改容而禮兩士在市窘於兵庇兵者將罪士士益
危公則奮袂起爭直士乃已他爲士聞之無不感
泣者匪直士凡四民之在宇下者有一人不怙恃
公者哉當公督庾實用威望懋厥績 新命旣下
無不屏息以需旣至而熙熙然登于春臺則又大
喜過望治亂國用重典猛濟以寬公益精于學古
而善用之非今昔殊也公王父瑞軒公以經明行

修通守姑孰有惠政至今春秋走祠下不衰屢新
其宇塑漸失真今年公肅拜像下追憶笑顏伍回
久之父老知公意歸而各捧小塑以來皆其家所
私俎豆者儼若平生公悲喜不自勝觀者如堵歡
聲雷動皆嘖嘖嘆曰朱邑桐鄉不聞後有顯達羊
叔子遺愛峴山莫傳先世若公祖孫後先光暎蓋
千古無兩也今江南人又爭塑公矣 新朝令甲
母得生立祠則相與謀野曰公緣本經術爲政稽

古之效見矣吾儕小人惟力是視其爲公建書院
集公所培士講肄其中而祀公於堂以永公澤余
竊以爲公旣厚施吾民他日子孫必有繼公來蒞
者相與拜于堂下我父老子弟感動狂喜又將奚
若猗歟休哉旦暮跂之耳公澤旣周雨暘時若歲
以大豐穀賤如土民皆以爲此太平之象五十年
來所無不圖今日復覩寔惟我公之貽公則不自
爲功而曰此皆吾 皇休養所致臣何功之與有

且上封事于朝曰以臣盡瘁疆場膂力中竭懼獲
戾以滋君父憂願返初服上亦念公勞欲前公
宣室于是內召公以去兩省之童若叟若奪嬰于
慈母之懷予謬忝佐政秉銓弗克代父老請留寇
公憇甚既而私自念曰此天子異數也愛公深
矣朝廷珍惜不肯輕畀者不在名位而在恩禮公
名在御屏忠貞之畧簡在已久暫釋鞅掌正將坐
進論思公以留鄴自居造物者實以汾陽相待兩

省之人以公去爲悵而不知將與薄海同被其澤
我江南人徒知卧公轍下惜公有未竟施而不知
其難進易退之風予以立懦廉頑風百寮而師百
世功不爲小况乎公出處旣一致而天下安危無
殊情與朝之長治不遠邁漢唐也哉予不佞昔忝
寅恭辱公知最深家世秦郵濡公恩波窳渥故於
藩臬諸大夫之請樂爲桑梓頌其私且以志望焉
公其以予爲知言否

壽司理武公序代
 今天下之治何其不逮古歟其道莫先于刑刑者
 所以厲人心風俗之具而天道神明之所在也古
 今論刑莫備于易其繫之象曰折獄致刑曰明慎
 用刑雖有金矢之文而不及棟刑之敗法焉聖人
 不欲以貪黷之行逆後世之官士也至呂刑而滋
 詳矣曰五過之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
 皆棟刑之敝也而貨為之崇彼其不務令德而惟

賄是聞故威勢可撼女謁可移報復之私可行干請之言可入故終章申之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罪狀獨歸之貨而官反內來不及焉功之云者卽後代考功法也而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豈非天道所在哲人惟刑則被以無疆之辭者哉司理統哲武公理揚州五載士民歌之先是予官京師聞公治狀頗悉其除巨憝大猾如疾風之掃葉一時遠近懼公之威屢以風波中之公屹不爲動予

聞而嘆曰理官雖克砥立何其自信不畏人若此也旣而有來言于京師者曰公執法而民懷焉彼不欲以法枉民一切周內鍛鍊之行所不樂聞惟是利于民者爲之故民至敲朴桁楊痛入骨髓而不忍怨予聞之復喜而嘆曰此國僑之流亞歟公之威蓋其惠也去年予請假歸寓邗上因得見公而揚之人心風俗爲之一變乃以素所聞者質之行事而始知公之所以自信不畏人者洵有本也

公清廉自守故人不取以苞苴入雅好圖書金石之文案牘之暇惟與四方一二好修搜剔古今間旁通書學用自娛悅如此而已季春之月爲公誕辰余同鄉劉子王子以公與予有一日之雅向予丐言爲壽夫壽言非古也古之君子欲揚其人必求其本而稱之而後其言不近于誣今天下之爲理官者衆矣所讀者虞夏之書所治者申韓之法子惠之意不存刑不已而將至于兵夫兵刑者事之相因者也況在今日烽烟疊告獄訟繁興司刑者其何術之搯使公持其本而益大其所爲將其治益不止于是至公所自爲壽天道具在士民歌之予復何言哉

贈程生入學序

程生某以童子籍諸生年十六里中嘖嘖稱其幼
故事諸生入學守令例親送簪花被綵樂與旗前
導而生以幼童與其間里中又以爲美余旣愛生
之幼將來未可量而又欲勉其有造也乃爲之言
曰嗟乎自古取士之弊未有如舉業之甚也古者
選士造士進士之法自十五入大學必使學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後遞升於司徒司馬而

爵命焉唐宋取士之法常多其途以網羅天下才
其法久而又變故人才之效見於理學事功節義
者爭光史籍自舉業興而人才寡矣既取必於浮
悠無實之文而又一成而不變其於理學事功節
義概置不講故空疎庸愚三尺之童人人意進士
可立得而豪傑之士常恥出於其間蓋其來固已
久矣其得失不可必不獨進士爲然雖自童子爲
諸生亦莫不然故事諸生有科試歲試而童子因

之然諸生歲試不由郡縣而童子二者之試皆自
縣取十七以升於郡郡取十一二以升於督學督
學取十四五而後入學焉厥惟艱哉試之日童子
一人其父兄師長親戚僕從擁衛者常至數十人
比屋而然以數千萬人填塞於門或立足不牢一
傾仆則萬人踐踏有死者而好事之家喜博幼童
之名不顧子弟小弱或纔就外傳四書讀未終卷
舉業未識拚比往往令入試至於填塞傾陷以命

爲戲遇盛暑衣大布衣逼塞不得出氣薰蒸腥臭
蘊毒成疾其嚴冬則風雨水雪露立門外體膚僵
裂此冒險覬倖之弊也近世攻客籍日盛試日本
籍諸生率童子十百爲羣攻擊鬪傷如臨大敵雖
例有廩生爲保而貪者又因以爲利其中關說送
錢舉國擾擾及主者閱文常以童子可忽藐不加
意又賤老貴幼見三尺小兒號嘍未成欣然拔擢
而弱冠之外雖擴世才置不錄甚則因其文而疑

之其文未成語雖老亦以爲幼列高等而不然者
雖幼而以老棄矣此疆域好尚之弊也自囑託成
風富者傾黃金以營求勢要主者未暇閱文先理
薦牘名次高下惟憑薦主尊卑與交情厚薄而已
甚則所薦之額倍於所取之數主者盡其數不能
充倉皇失措甚則主者又有不可問者矣此又徑
竇之弊也故曰自古取士之弊未有如舉業之甚
也雖然此爲童子言也等而上之進士之科雖法

制不同其爲弊亦異然大略亦不甚遠自昔制舉法久而益壞高才積學之士與空疎庸愚之夫較長短於浮悠無實之文無以甚別此昌黎所謂可無學而能顏忸怩而心不寧者而主者常顛倒目之才者不必得得者不必才故曰使孟子司馬遷劉向之徒遇此懷慚而不自進豈不悲哉此制舉之業使豪傑之士常恥出於其間其弊固已久矣雖然苟使入學者有以自勉而後可古者入學後

世亦云入學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古可學後不可學乎程生多慧而學於文辭當取士法弊之日能以髫年見收且其家又二程夫子之裔而數世祖岑山公當武宗時以直糾劉瑾廷杖詔獄此其理學節義淵源有自皆生可進取而效法焉者故吾喜其幼而又欲其有造也生勉之哉毋徒羨進士爲也

四照堂文集卷之三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龍眠王玘蒿伊校

序

李太虛先生七十壽序

神廟戊午春王余識李太虛先生是歲撫順陷國
家始失封疆諸臣徂承平故事不之怪先生與予
方爲諸生究理學或談經世之務聞之喟然嘆息

今何時哉屈指三十九年廟墟社屋其間天地山川人物之變皆不可得而言而先生以七十老臣竄身于荒江野水與白頭窮餓之儒相共形影噫可悲也已先是先生客西湖吳越之士于其誕日交禱而舞于堂先生感額舉王琨于宋齊禪代之際以壽爲戚及返邗上邗之人士亦如吳越之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泫然流涕復謝去而獨惓惓于知己之一言則定何敢辭記曰七十老而傳使人

僅以老傳則必推彭鏗矣鏗當殷季歲踰七百其生也當在孔甲帝皐之年有夏割政洎商九世亂不聞史臣載其一言一事周師之入以三姓八百歲耆老而讓孤竹二公子采薇之一日何歟先生則不然其所傳者乃在人才邪正國勢存亡之間與夫履危蹈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也夫逆璫之旣吾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天下不得已而有事君子樂之以立名國之大痛也彼媚璫者以要典亂

天下先生不欲爭是非于一書毀則順用存則逆
用兩言而一時之邪正卒賴以定亡何先生傷于
讒去國十年巨寇豕突畿輔蕩若飄絮天子寒
心獨立思先生一日三召及見痛哭陳遷都事而
宵壬脩鉤黨之隙尼弗行致神京淪陷嚮之朋黨
安在哉先生圉危城被盜拷掠血月糜沸昏什中
不敢死乃徒跣泣血倡謀以葬先帝嗟乎人才
國勢至于如此使先生巧于謀身已逝之君恩誰

則懷之然後知履危蹈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其
得于理學者深故足傳也定不才嘗有志累朝掌
故自宮府邊鎮及用兵以來一切忠義感憤留連
之事錄其見聞斷自神廟戊午以備國史而歷年
流落墨墨不得語每望故壘枯丘俯仰今昔二二三
文獻既已凋殘而異方所重者率皆車馬旌旄之
色求一少時里閭之人暫同笑語杳不可卽而先
生以三十九年之知豐功偉績當傳史冊今乃各

以羈人嘯歌佗佗係于風雨晨夕中豈易得者哉若夫日月常新經綸不易精神之極上通天命予與先生脩身以俟之而已矣

包穉脩先生七十壽序

神宗皇帝乙卯歲大比崇川包穉脩先生射策舉京師是歲稱天子能得士猷定時應童子試見先生之牘走四方咸家傳而戶誦之曰包先生包先生云方天下之平也人無兵革之擾故能肆志并力于學而先生以三十年讀書明道之儒雄長其間確然見國家元氣蠱壞之端章句之不足以有爲使其得志爲公卿何難力排黨錮以再後來

兵戎之禍而乃竭精耗志老其身于道路使天下徒習其文斯已悲矣又不幸不盡其用于朝廷而文章之遇亦窮先生曰吾游于藝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可以盡其巧智使天喪其功地亾其貨人失其巧迄今一物之微懸五都之市三尺童子能指而名之曰此學于包先生者也嗟乎使天下習其藝吾乃不知朝廷之所爲當流寇發難四海之勢已岌岌不可支矣國家盛時旣不能使爲唐之

房杜逮其晚而用之又不能如宋之龍川乃僅僅博一第于天地崩裂之日而先生年將六十矣或曰此天之所以報儒者也又十年儒者之道不明于世而先生益游心于山川草木鳥獸虫魚之間以爲儒者之在今日合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籩豆爲幌氏草人之職日脩郭橐駝之業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故去歲土人之釁頗足以危先生先生肩風雪走數百里挺身於刀鋸之場卒也

無所于患而人心定于慕先生四十季今先生春秋七十而予亦老矣莫春相晤於維揚先生謂予曰秋將屆期知我者莫子若也子烏可以無言予曰唯唯居嘗慕白狼之山思陟其巔以望雲物大海之中日月之所隱避魚龍之所窟宅窮其所至其地必有可觀者焉又其東爲軍山宋室顛覆文丞相以一旅夜渡入海幾欲憑吊而不可得今先生不越戶庭而得之天之厚先生如此先生第不言惟高坐兩峯之上忘年味道聽海濤以觀天地之氣豈有量哉

世孫廷評新齋先生六十序

代

余讀宋史至孫明復先生輒廢書三嘆觀其在慶曆間講學泰山天下師之丞相給事藉以見稱于時及在太學爲太理評事天子召拜賜緋魚以爲榮嗟乎士君子當有道之世言行而身化之其君與卿士大夫遇之如此其重也吾郵孫莘老繼之爲經社稱龍圖學士當是時兩先生以經術顯于宋天下號孫氏之學迄今七百餘年此學廢而國

家官人之典不復見吾鄉老成碩德之人矣乃今而有吾廷評新齋先生廷評余貧賤交也知廷評無余若者其讀書恥爲章句不爲巉刻過高之行躬行孝弟以式于鄉余每至其地人安耕鑿有淳古風行其庭門以內肅雝如也余先廷評仕十年而廷評乃成進士此十年中國家多故戎馬婦寺之禍內巽外訐自慚崎嶇瑣吏空蝗梁黍無裨于世而廷評學益進人材國論儲峙胸中一時賢士

負笈而從之游不遜明復泰山莘老經社時已佐廷尉而斷獄得其平典蜀試而取士得其真由此道也自是聲名日起太宰欲爲吏部得人擬廷評廷評聞而辭曰銓衡朝廷治亂之所關也吾有不可者三色柔一也情熱二也言語不能詐三也于是當事者始罷嗚乎若廷評者乃真可爲吏部者也余不才濫操斯柄嘗凜凜持廷評當日之語以求天下之材百不得什一而廷評以經術明道之

儒無能竟其所學而坐老山中豈不惜哉今丙申
上元之旃一日廷評春秋且登六十齒進而神明
不衰五湖浩淼之鄉昔賢之所憑而遊也廷評與
其昆弟戚友啣杯賦詩二子時來挾策讀書顧而
樂之吾視其虛止蕭閒舉天地間一切欣厭之事
不得以撓其心豈世之所得而及者耶余少廷評
兩歲俯仰數十年人事合散憶曩者携手而看湖
光如昨日事而不意廷評遂已六十則余亦老矣

彼明復爲魯人之所重孔李諸賢重明復魯人因
而重孔李莘老與子瞻少游友吾郵重莘老紀其
游必推而及于子瞻少游然則余之得交廷評顧
不榮哉不腆爲文未敢夸侈以當爵醕之辭庶覽
者有以識吾兩人盛衰之感而亦以明孫氏之學
蓋有其本也

羅君震初六十壽序

代

古之王者以仁孝治天下立大宗小宗而合氏族
故周禮太宰九兩之法宗以族傳民次于師儒之
後而宗伯所掌食邑者有都宗人食采者有家宗
人門子正室下及游倅皆得春秋學射以備王國
之用何其盛歟後世井田壞而世祿絕宗子之制
不可復于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重
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魏晉而下官人以族九品

中正之選素門平進者特不便也乃一時人地自高者率記其苗裔以寵後輩至唐立譜學明譜之士輒以爲博聞然自元魏都雒驟更華姓氏族之亂已久家譜之設固不可少也而大宗小宗則旣荒矣吾家震初欲起而復之慨然以合族爲重歲時伏臘子弟勝冠以下誠其孝弟媿睦有學不帥教者用祖宗法讓之以故族內多禮讓君子庶幾先王立宗之意歟方吾祖以祝融之後封國于羅

附庸江漢之間屢與楚戰後雖不競于楚而內史公當漢高之世出守九江與灌嬰築城而居其地內史傳十三世而徙于栢林者予與君所宗也栢林傳三十三世而徙于呈坎者君所宗也余因感古昔盛時建侯而井天下之田士之生于其時者比閭族黨相親和睦以和其心綴之同姓而立爲宗子冠婚燕饗登大宗之廟而進退揖讓于其間其爲播遷轉徙而輕棄故鄉者固已鮮矣逮及末

世于戈紛亂寄孥帑于異國自爲別子之祖以傳諸後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是可嘆也當呈坎之未分吾族實大且久同在里閭熙熙往來正月以至歲終無不相親屬者洎唐末避亂東西并峙而君能不忘所祖立身行已無愧大家斯豈易得者哉族之長老更爲予述君生平愛弟且教其弟之子猶已子也至族之嫠婦孤兒窮阨而無告者迎養于家嗟乎天下無故而有所甚貧甚富之人

無故而有所甚貧甚富之族惟宗子法廢故至此也由君之道上承祖禰下治子孫推而廣之以復五宗使王道之興見于今日必自吾族始矣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財用足百志以禮俗刑然後樂以此而壽君誠可樂也

今賀內翰羅公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古者士大夫之仕皆不出封內自起家鄉里而官
于朝遠者不過畿甸千里之內其于養親至便也
故其時仕于朝者未嘗以王事而奪其將父將母
之懷惟銜使命于四方于是始越境而行然亦不
踰時而復若夫以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而北
山岵岵之詩作蓋亦無幾矣且先王之恤其臣也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如此其至也又曰將母來

諗然則雖出使于外而上之所以恤下終遂其歸
養之思下之所以事上亦得以歸養之思而告于
其上未嘗以王事而奪其懷也以王事而奪其懷
其起于後世歟自秦漢以來幅員既廣仕而離其
父母宦遊所至徃徃極四方之遼遠于是有欲乞
鄉郡以便養而不可得者夫士以身許國而不得
遂其私非人情也此非先王之制之所有也至于
今所得自盡其私者惟予告歸省之典不廢而世

之功名之士藉口君命而忍于絕裾者豈少也哉
龔大恭人內翰羅公之母也以名族之女歸太翁
事舅姑克孝姑嘗邁危疾扶持不離左右藥必親
嘗繼姑性嚴毅太恭人事之婉順惟謹太翁好學
有文數躋秋闈每讀書至夜分太恭人執女工相
對佐其勤苦者數十年下至臧獲待之一以寬和
生平無疾言遽色及子既貴不改其寒素時可謂
賢矣今春壽八十初內翰官禁近奉太恭人就養

京師至金陵不果行因卜居焉內翰念太恭人乞假歸省奉母爲壽余因感昔之士大夫驅馳王事欲歸養而不可得今內翰能得之內翰孝養之思于是有以自慰矣夫江以西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時吳楚不與中國會盟計其時士之得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數見也况仕于王朝而以祿養歸榮父母乎自秦始爲郡縣以廬陵屬九江郡而漢以揚州刺史領豫章遂爲天子內地

文章節義號爲取盛士生其間出而從王入而將母猶東西州也而金陵于豫章不越千數百里其在金陵猶鄉邑也夫以六代鐘鼓式靈之區士大夫生長其地誦北山之詩而隕涕者不知凡幾而內翰以他鄉而得之噫幸不幸之間非天其孰使之故予于太恭人之壽諸士大夫之與內翰交者將乞言以介觴而予深嘉內翰之得遂其孝養也故序之如此

紫芝孫壻王孝廉聖起暨子若孫稽首再拜謀其
一言以介觴予先君與中丞公弟侍御明衡公同
年友也太夫人之相中丞公者予耳熟焉其梱德
淵懿爲子婦以孝爲婦爲母以順以慈不具論則
專陳其大者可乎予觀自古人臣事關君父初未
嘗不慷慨激烈鼎鑊可甘及謀之妻子遂休于小
利小害始終判若千里以致身名兩敗爲天下後
世笑曾鞏之言曰王政必自內始今之士大夫苟

予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
也豈不信哉公初爲御史時當神宗初年江陵罷
政大璫竊國政擅弄威福是時主少國危在廷諸
臣鈐口莫敢問䟽劾當誅十二罪家人皇懼慮不
測太夫人趣公奏無毫髮齟齬迨璫燄甫熄公遷
問卿而壽宮之議起執政媢公太夫人力勸公歸
方公之䟽劾璫罪也太夫人贊成之而見機明決
又如此尋起光祿而封倭之議起公劾首輔樞臣

不修戡守而評封貢罪在辱國時論方以挑邊釁
凌折剛正人人危公公曰太夫人無憂色旣而公
巡撫遼東每上封事可否輒聞之太夫人關白沒
倭棄釜山遁公請留東征之師復古遼陽力爭馬
市木南之議朝臣益忌公公蓋岌岌矣初大帥有
寵子孫僮僕持斧鉞領方鎮備宿衛者十輩公劾
帥部曲侵牟軍實又糾璫權遼稅殘暴狀帥與璫
合而璫公太夫人勉公曰時事方危公毋以家爲

念也當是時公以一身處邊廷內外交讒之際使
太夫人稍計禍福憂形顏色公雖毅然大丈夫能
無以內顧累其心哉今國史所載父老所傳第稱
公慷慨多大節耳孰知太夫人之剛勁不回無一
言撓公寧惟無一言撓公且從中羽翼也今中丞
公下世若而年天地易位陵谷貿遷其間君相之
所更者凡幾朝大璫大帥之貽禍廟社者幾何人
縉紳之故家大族竄處于窮荒僻壤者幾何家太

夫人白髮皤然撫六世子若孫錦衣翟珈登堂而
語當年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古今稱備福者
推唐苗太夫人然世際雍熙無憂危艱大之任其
父子夫壻皆位躋大師而所以佐忠者無聞焉以
視太夫人何如也今言中丞公之忠者則必舉忠
臣之夫人言方伯公世篤忠貞之臣者則必舉世
篤忠貞之臣之子婦至于文學諸君之才能世其
家學農部公之廉能有聲太學父子之狗齊克濟
其美風聲所播莫不歸之太夫人則太夫人之藉
藉人口者傳之百世豈有艾與故予之觴太夫人
必本其大者且以風示天下亦太夫人之志也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已亥冬十一月水部鄭公士介齒登五十其配汪夫人季夏生先公五月如公壽余與公稱執友所歷天下盛衰骨肉友朋合散凡幾變以迄今日能無一言初公爲諸生與其仲兄職方公超宗並有名于時時袁公臨侯以御史出爲揚州副使忤闖人遠嫌罕有至者公獨偕職方公往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袁公重之數爲余言余之知公

自袁公始也崇禎十四年袁公治鄖以襄事被逮道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見緹騎目攝公公曰前袁公執公手曰苟不死當相見公歸語夫人夫人曰袁公曷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余以是知相德之賢不以死生禍福怵其中者不獨公矣十六年天下苦賊余竄江淮間見與職方公慷慨論列年方壯也明年春職方公舉進士歸國變隨權禍朝廷破格用人詔以六曹之嫻習者授

京秩如國初例當事疏薦公公傷兄不欲仕時東南新立國門戶角立中原漸成瓦解乙酉黃澍趣左師東下興晉陽之甲劫總督袁公當是時阮大鍼督兵備江上舉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公獨毅然爭之曰安有不明春秋之義如袁公者乎已而袁公抗節歿燕市人乃服公先是公授工部守鐘阜門築城繕甲凡麗譙敵堡藺石渠答之屬不旬日而具告夫人曰吾官卑不忠罪等今日與城存亡

爾去母亂吾方寸夫人曰諾携其子去宛陵山中
暑雨饑渴經百罹無愁嘆聲噫難矣然則公之不
以死生禍福怵其中非夫人孰贊之歟居數月金
陵又變大臣競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
可固請泣血乃許當是時方帥領兵肆掠州郡夫
人復携子徙新安既聞公辭官喜相從以歸丁亥
余赴袁公難自燕友與公握手廣陵俯仰悲歌忽
忽十有二年而公齒五十則余衰可知矣今秋與

公各避亂于湖之東西比友余蔽廬蕩析而公門
閭既完且新因嘆人生盛衰合散雖百年須臾事
然自余知公以來及見公壯年慷慨論列時天下
之變骨肉之所存友朋之相見有幾而公與夫人
轉徙兵戈中若而年迄今春秋方艾見子之榮雖
余衰且老流離患難之餘猶獲從公歌咏以再覩
其盛豈其幸哉于是相與酌酒畧陳往事以紀歲
時

黃母顧夫人七十壽序

吾師少叅黃寓庸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一時學者
翕然宗之其後乃以節義著稱備德焉予少受知
先生則自先生而下凡其壺教與其子孫之賢皆
可得而知也先生長子東生有才早世其元配顧
夫人以未亡人撫兩孤者三十年辛丑夏六月春
秋七十其子燦煒暨孫敬修屬余言以介觴余惟
夫人才節備矣其稱婦也而兼子道稱母與祖母

也而兼師道余之祝夫人何以加于諸君子哉雖然夫人所易知者跡而難知者心何以知之徵之于其訓二子之言也蓋安不忘危與困而能亨兩者君子不能以自全夫人生當太平公卿士大夫處燕雀之堂覆巢破卵棄故主如遺而茹荼泣血爲祖宗守法至風波震盪百變而猶存者乃在孤兒寡婦吾讀析箸篇如聞姬旦鴟鵂之詩焉非閨闈而聖賢者耶古之王者以仁孝治天下立宗以

合氏族後世井田廢而世祿絕宗子之制遂不可復于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重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逮及末世干戈紛亂華胄之家有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甚且棄其祖父之墳墓而不知顧夫人旣創立宗譜而又多方經畫以置祭田示二子曰孝莫大于報本爾其世世守之無乏祀吾慕范希文義倉之舉而無其力嗟乎此仁人孝子之心王化所關孰大于是至于訓女

則表章聖學讀史則憑吊英雄誌婦德則舉民屯
之當興憶征戍則恨封侯之不早凡此者丈夫見
不及此是豈尋常縱筭所可及也哉余嘗嘆世之
無才者輒藉口無非無儀之說以自飾其短至失
業蕭條上無以饗祖考下無以支門戶儀不著而
非實叢之其謂之何夫婦人不欲有名歸美于夫
不得已而才節見蓋所遭之不幸也夫人曰吾
之拮据卒瘞以僅免漂搖之患者未易一二爲人

數也其德旣昭彤管而其心仍欲盟幽獨此則所
謂無儀者耳今少叅公下世若而年文章節義備
德于前而夫人如其才節繼之于後善乎吳公之
言曰不朽先生者不在趨庭之鯉而在祖述之伋
不在僅存之羊舌氏而在未亡之其姜是矣未盡
也世變以來黍離咏而王化微異端興而世道熄
由夫人之教以變今之俗豈獨黃氏一家之幸歟
蘓子曰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余奉

教于師門不敢同世俗之譽謹述其大者若此夫
人其以余爲知言而進一觴也

吳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胡孺人吳公天明之配嗣君延支母也父伯高公
暨舅嗣宗公里人稱長者母姑皆賢兩家得孺人
益聲著溪南云孺人事父母十有七年事夫僅七
年稱未亡人撫藐孤事舅若姑者三十八年于是
年六十矣今秋八月之望爲孺人生辰先是余友
孫默偕延支顧余乞言爲壽夫壽言非古也余素
不樂爲惟喜事關綱常者間從婦人女子見之然

每嗤世之爲文者遇婦人必取列女傳所載貞順賢名諸事備歸之于其人語節則必極之捐軀決脰以自飾其文至庸行而爲丈夫所難者反置而不道苟知立言之旨者必從而笑之矣且夫古之貞婦烈女未必盡皆習義理之書其初無異村童牧豎及臨事會慷慨猝行其志一一合諸聖賢夫豈知有名亦其天性固然行所當爲而已孺人事父母十七年父母初艱嗣則盡子道事夫七年強

半寢疾則盡婦道夫人而能之矣至不幸而夫歿譬之國破君亡匹夫慕義尚能自勉彼委質爲臣者何如哉此其說人人知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孺人斯時苟無遺孤不亦甘從地下而無悔幸吳宗不殄天以其祖宗數百祀寄之腹子免身之一日豈非有似于爲臣者當廟墟社屋苟其君之血胤猶存視吾身有一刻非天地鬼神所鑒臨之身乎當是時使孺人一殉小節則無以存藐孤使無

以存藐孤則天明公之祀斬使天明公之祀斬則無以存舅若姑而嗣宗公七十二年之身不獲延又使無以存藐孤祀斬矣舅若姑之不保矣則伯高公偕其夫人寧不怨恫于九泉也耶以是知孺人明大義非捐軀決脰者可同日語也余嘗嘆今之丈夫不若婦人者姑舍其大卽謀生瑣業儒者羞言之一旦貧不自振衣敝屣穿乞憐于世之公卿爲妻孥營一飽而不可得孺人值家中落又當

戎馬間關之日自堂上以迄襁褓所以佐饗殮及一切吉凶婚葬之事出其心計區畫裕如也教子讀書國變後絕仕進令治生業不十數年而家道日隆嗟乎此豈非人人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者哉立秋之夕余將渡江延支告余曰廣陵五方雜處之地不可以久小子行將奉母以歸黃山白岳間誅茅飲水以是老焉是母志也噫有子如是豈世之公卿所得而貴者歟延支一子甫六歲頭角

嶷嶷見余揖如成人禮則天明公不獨有子且有
孫孺人傳矣然則天亦何負于節義哉余故樂爲
之言俾采風者攷信焉

賀王錫予壽序

士苟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睦婣之化成于閭
黨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非世所稱賢豪
間者耶吾友平陽王錫予先生卓犖不羣少讀書
輒勤苦有聲庠序不肯碌碌以爲功名可立致旣
見天下多故諸儒狙于章句聲偶之文無異見遽
取組綬夸耀于鄉里以忘其國恤其咕嗶之徒幾
倖富貴訑訑冲冲至于窮老而乃笑治生者之鄙

賤彼其志誠不屑與無擊鐘連騎之才而甘席門
藿食之辱又素封遊俠之所羞也兩者君竊笑之
于是奮身走江淮綜鹽筴以世其先業斯豈易得
者哉予慨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
告一二專財小已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于
毀形瘠骨爲之減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何其
緩急先引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君生平
恂恂孝謹及遇族黨婚嫁殯葬以至四方窮阨之

士輒義動肝脾傾已應之于以慰薦其心者無所
不至而復不矜其名太史公謂朱家郭解之流宰
相得之隱若一敵國以君當之可無愧矣今年爲
君懸弧之辰君之戚友丐余爲文以壽之余讀管
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于齊魯者立芻菽
五養之等以示獎勵及崢丘之役表君子之假貸
于鄉者式璧以聘之是以布衣之雄皆得以表見
于時君雖不樂于邀上之榮而振人不給以待聖

天子子惠元元之治必將有表其間而聘者矣

子孫各友望以御之安以亦未之辨於時以是

正發之管以示樂禍又制且之對廷昔乎之選

深賦版之列耳之加又五余益文以言之心餘

勝於之國味一備則以善治之可無與矣今幸

不才而後入侍其心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山卿養德川相前之千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侍御姜公壽序

國家開創以來兵餉之所仰給齟賦爲重而兩淮

甲于天下與關西茶馬相權衡法久弊生而其後

不得不變遂停齟使者歲額之入司會以稅課上

之朝廷而商之疾苦無聞焉夫東南元氣乃在禹

筮商無所牟利其匱乏不在閭閻其天子東顧方

殷欲剔釐而重新其政詔公復理鹽漕一時兩

淮商民聞公至而後喜可知也先是公受命河西

四明堂集

四庫全書 卷之三
秦涼一帶爲爪牙外境自遭寇亂若茶若馬山林
原麓彌望凋殘公至商旅如歸神臯六曹井井比
至廣陵其積蠹巨猾長安已廉得其實下車第稍
示懲創而霜威已稜稜碣鹵間一切姦物無所穿
竄蓋齷政之在今日較曩昔難數倍始憂在商繼
憂寇復憂兵而國受之奚以明其然也揚州南北
都會泗潁汝亳豫楚荆襄千里待命于商商負其
重貲出沒于風濤危險之地重以烽火望若畏途

矣其難在招徠北淮億千萬戶聚漉波之利列肆
駢坐邇來伏莽擾亂食戶半凋而賦額猶故其難
在補葺律嚴私販兵民不得與商爭利所以重國
賦也今南水所經潛波躑躅物梗願中巨商艤舩
紛出而莫可稽其難在明禁公當此三難之時而
馭以六轡之手不數月商不招而雲集竈不鼓而
烟騰民歌于路商出于途視當年劉晏勞動不大
徑庭乎哉雖然此公之所以爲國者而公之才不

止此其揮斥八極吐納風雲走四海之名人傑士
如在几席衣帶間不知其寥廓也蓋自吐握風微
山林藪澤之士不獨烏臺驄馬如虎豹九關之不
可通卽卑瑣下吏稍稍得氣其視寒峻一介奚啻
霄漢之于淵泥彼固曰吾以絕請托也而實陰借
之以自利使天下豪傑解體遇國家需才燕昭黃
金之臺有志之士裹足而不前然後知公之爲齷
使異夫人之爲齷使也經營在商而四民歸心真

有合于古大臣之風異日者進而阿衡以人事君
不必關門以求四方第上下左右睂睫間而雲蒸
鵲起其儲之者素耳今仲冬之吉爲公嶽降之辰
揚屬諸邑侯謀所以奉觴者而乞言于余余何以
壽公哉今夫海之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廣大而能
受也公官海而有其量浩浩乎蕩雲沃日栖納百
靈聞世之所收而無其所未名俯視專才猶之溪
澗耳介茲景福豈有量哉况乎受事以來馮夷效

順刁斗無驚公能無怡然紆籌畫而酌大斗也耶
世有知者或不以余言爲佞

壽少司馬李公序

代

昔憲汝爲諸生時蓋知吉州有梅翁李師云今
上甲午冬仲師舉六十壽維時師之子弟越千里
交禮而舞于堂四方之賓客儷詞稱慶者趾相錯
于道憲汝屬在門墻雖不文其焉辭已念古人感
恩知己一言其敢以浮夸之辭進迺俯仰歌咏而
言曰有以也夫天道之屈伸人事之合散其可知
于六十年中者豈其微哉自吉州鄒忠介先生倡

明正學會忤于時師少而事之當是時天下非有事也而人心爲之一變未幾而元祐黨碑之禍始矣師成進士可以有爲之時也而限于官閒不得展璫禍亦遂以烈雖然使師而居高位寧有幸哉及其爲吏部也以冢宰之權不能庇其私人而黜陟一歸于朝廷天下之人咸服而嘆曰若是吏部之不阿權勢也吏部之識之足以辨賢奸也吏部之輕爵位也皆如此汶也不才未嘗謀師之面而

已心擬其人在李文正韓魏公之間無何而黨人方欲快其私讐遂遷師楚幕噫天人之際已可知已逮旋起光祿寇賊內訌海宇風景何如耶以是知世之篤生豪傑也不偶不歷試之艱危百折不足以挽氣運之變故至于陵谷貿遷師用其所學終不負其生平謂非天之有意不可姑無論其他汶事師十年而知師之學世之所賴以綏安者有二一者有感于和平一者共歸其正直古之大臣

以其身爲天下不爲矯激過高之行以求名于後世審人情之所安故不危又不屑爲唯阿柔媚之習以求容于當時處人情之所難故退易師爲司馬浮沉于宦海風波之中三黜而不驚其神豈無故歟乃師之德量殆不盡于此居嘗見專財小己之人視祿位爲可私之器不以援引後進及得志又從而嫉之比比然也汶自癸未上春官相從燕市以迄于今其間困棘備嘗師左提而右挈者不

知凡幾每有佗僚相與悲歌中夜留連而不能已去歲汶乞假省母而師亦罷官徜徉于涇水白田之畔晤言邗上其神定其氣益以平彼固齊得喪忘順逆視一切軒冕等諸浮雲而一歸之于道卽再出而爲蒼生祇以竟其所學豈增毫末于胸中者哉然則天之厚師蓋未有艾也汶何以徵之惟歌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而已又歌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而已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代其為序
自昔聖人垂婦訓而著之經傳曰德言容功此序
列之也稱德而三者並焉母偏廢也又統括之也
德在而三者該焉非兩事也而後之儒者往往盤
其指以爲婦人貴德而已他皆所畧也甚至舉古
今最嫩之實曰才者而胥置之而爲之說曰婦道
有德無才何其謬哉夫周才十人皆有聖賢之德
者也吾夫子特著之曰有婦人焉彼非大雅所咏

德之至備者乎而顧以才稱何耶蓋德之所運卽才才之所成卽德大抵有德而後謂之才未聞有德無才之說也且夫婦人之所謂德者可得而數也謂孝能奉其舅姑順能相其夫慎能淑其身儉勤而中饋以辨和睦而六親以悅處常不忘其綢繆處變不失其整暇此之爲德固矣然向使無才將舉此數端而怯不能勝窒不能達徒抱其區區之意而無一長之可論則又將何者而指其爲德

哉于是見古之賢媛才德爲一而聖人稱之或曰德或曰才交舉而互發其說爲不易而後世曲儒之所謂德蓋失于偏而未之思也如其所謂德不過如賈大夫之妻不言不笑而足矣顧其委靡頹惰匡坐不事事以求內職修而家道隆其何術之臻故不佞某忝貳統鈞躬逢聖天子建修齊之極敷家肥之治每思颺言在下蘋蘩之婦才德著聞足以繼大家而端閭範者以仰贊風動俾翟芾有

所取則焉其惟吾鄉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乎
夫人以今年禊月壽屆六十其設悅之辰距司馬
懸弧僅八閱月將與司馬揚齊眉之觴而同里諸
姻好蘸筆以屬不佞不佞與司馬深矣旣誼不可
辭且又喜附徽音以明吾才德合一之說也茲不
暇更僕數則姑舉其大者而其小者盡可知也已
如曰奉舅姑此不易言也夫養志之難織者失之
而豐者亦未必得先意之難傲者違之而謹者亦

未必合何者才不能以中節故也乃夫人則膳飲
維時克佐其舅之豪爽周旋無失曲諧其繼姑之
嚴肅也是孝之德乎則孰非其才以成其孝乎如
曰從夫此不易言也蓋婦猶相也竭誠盡信而或
難于以人事君智有所短矣惟夫人則旁求名德
譬蕭規曹守也身奉庭闈譬種內蠶外也而且謀
斷如流不減房杜俾司馬得寬內顧爲時名臣而
膝下英英夫人愛之猶雙璧也是順之德乎則孰

非其才以成其順乎若夫禮重慎終記曰勿之有悔焉爾矣顧人子親其事勿悔易人婦荷其事俾人子勿悔難也乃司馬方官大行時懷靡盬夫人實克襄其事至今談者咸以爲至文也是其德之極又孰非其才之極哉彼欲離乎其才以爲德古何嘗有是人歟蓋嘗聞之衆所視聽曰望今海內望族若熈下之羅穀村之李視唐之清河京兆無多讓也以此才德風天下有餘而况夫人固念菴

先生之同譜也理學淵源於以範世而立教無間然矣抑不佞因夫人竊有慨也夫大江以西非所稱一都會耶而廿年以來劔于百戰廬舍爲墟蒿萊可隱存者不能自植流者不能復歸一望蕭然餘烽殘焰飛鳥爲之裴回矣問其所以致此則惟乏才之故耳藉使當時男子中有若夫人其人勤事如家而才又克濟則亦何至于此極哉故嘗讀東漢書而躋其識焉夫龍門蘭臺稱古良史然不

知傳列女范史獨傳之庶幾吾夫子嘆才難之意
乎顧頗恠其所傳摭括一代寥寥十餘人耳何其
少也今以夫人觀之固何能多也味其言曰區明
風烈昭我彤管是足以壽夫人矣爲之序

大學士王公六十壽序

代

天子御極十五年冬十一月某日爲太學士王公
之誕辰一時京師及四方公卿士大夫咸致賀謂
公國之元老天下安危所倚任皆有以致其頌禱
之辭弘安忝居後進且辱公之知弟自新又與公
嗣君亮士爲婚姻則安能已于一言卽言安可同
于譙諛游詞而不明公之歷官所以爲世道者良
苦而與天下共見其心乎蓋自古大臣遭危履變

必先明其心術而後可以論事功心術之形誠與不誠而已矣苟有恫瘝一世之心則凡職之尊卑大小事之利害禍福與人之是非毀譽皆所不計傾其身以爲天下審所甚重者而圖之使天下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不然縱聲靈赫濯經綸滿天下未見其可也公爲大理寺卿時當大鼎革吏治若救火揚沸公按獄務爲平反園扉多頌聲嗣晉少司農國家新造帑藏空虛又軍興驛騷往時

冗費貪冒科索逋欠之弊相仍則度支益不給勢必加賦以困民公疏請釐剔一切諸弊政著爲令甲子何樞府乏人以公代公不獲辭坐司馬堂勅邊帥絕苞苴徵調問朝廷外日討軍實而訓之戎事益振尋陞都察院掌院事公整飭風紀糾藥隆邑令不法狀用儆官邪條奏差官京詳會審新招叛黨五事未幾特簡拜內院大學士畀以帷幄之任已復兼吏書尚書掌銓事拜命之日

天子錫鉅鬯脫御冠加公首中之天語曰欽哉汝其克勤乃事無忘朕命公稽首再拜當是時天子之寵眷可謂隆矣使公稍有矜氣態色敷奏不甚中機宜不惟上負聖明如蒼生何哉公益加忠慎夙夜勤瘁至于瀝血髯枯謂吏治之本必先于廉乃躬行節儉衣麤食糲以勵百官上銓事廿疏上多所嘉納衆乃始曉然知公傾身以爲天下能審所甚重者而圖之公若曰吾所自盡

者此心必如是而後可告無罪于天下云爾名非所敢邀也今寰宇多故公雖暫勤庶務然鼎鉉之業終有待于他日公之心諒不以尊卑大小而溺其職也明矣豈復有利害禍福是非毀譽之入其胸也歟何者惟其誠也噫公真不愧大臣矣抑余聞公生平孝友好拯人急少會父母病兩剜肉以啗國變航海歸溺者數百人賴公以活歲饑爲粥賑活鄉民數千人公多善行其膺天福未有量也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余不具載而第述其有關於國家者如此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夷門多恢奇博達之士自國僑子罕季和元禮外
代不乏賢載在左氏史漢傳吾先子爲函谷長凡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字敬長上秀才異等出入不
悖所聞者輒以名聞又陳登有言曰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太丘遺風在人者不獨子孫
賢女德尤良先子往往稱道不絕太夫人陳氏族
也史有之齊母家駟鈞立齊則復爲呂后家薄氏

四照堂集 卷之三
謹良子以孝聞然則氏族洵所重已且諺曰行于
涂父可知此言教成于外耳顧教有內兼外者同
爲嚴君夫人母而父父而師乎椎晁斷織截髮晝
荻大都饑艱羸頓之秋能勉其子以取通顯至貴
而誠何有也貴而能誠若朝攷晝講之言如文伯
母者亦足稱矣然至勉其子進退人材濟拔幽隱
何有也今似公賢不具論論其乘驄馬理鹽鐵巡
東南之間若列肆駢坐聚漉波利爲賈區牢盆聲

與江湖會公居膏不染處盈思眺矚卓家德之畏
壘庚桑櫛比而有何其潔也悼道之鬱滯論次詩
書修起禮樂崇化厲賢以風四方自一覺得憲而
三賢儼象斌斌文學比于鄒魯又何惠也公少而
穎慧知三世事若餌菖陽意傳說房箕流降人間
且往往呼吸杓觴參通龍角自魁而下六星兩兩
相比名曰三能上星男下星女文則精所聚昌則
揚天紀輔拂並居成天象也公揣模帖括題于告

斗之期三卜皆食卒以是命中踐爲文昌豈非作
天喉舌玉衡正泰階平歟河東柳公昔傳太夫人
盧氏備德咸以爲九族宗師漆園纂真人內篇曰
大宗師陰教之與陽教皆有是名得毋繇其道以
爲表式大宗師者女宗師所自淑與其忝在通家
靜言欽嘆敢不躬步天池傾聽鐘鼓隨櫛禁之下
交禳而舞進壘神屬于壘進勺神屬于勺進爵神
屬于爵以爲太夫人壽夫三觴者三代之尊也三
王之神所屬以虞其親孝之則也其並以爲先生
孝思則

壽喜崇素四十序

仁壽之說儒生以爲嘗談而頌禱者例竊之以爲
獻亦何誣天道之甚耶備是二者莫過于黃帝莫
先于神農而一二方伎之家或不足于術或不足
于心詭于其名而爲之抑誣聖人甚矣夫古者神
聖類知天地神祇之次明陰陽吉凶之數貫微達
幽不失細小匪獨仁能愛物其智足師也今人不
然父兄之教子弟授以孔孟之書不能則羣而指

之曰此不肖者也去徙而學黃帝神農之業曰吾
姑令其學此其效捷于謀身朝讀藥性賦而暮思
奪人于司命之手詰以五色五氣五聲百脉之所
在情如也其取不肖者令治嬰兒謂其收效稍狹
而于學不必深嗟乎黃帝神農之學吾不具論以
彼苟且于術取千萬人之性命爲一已之謀而僥
倖于不可知之數斯亦不仁之甚者矣崇素潤州
之望族也潤州山川多奇賢人君子多隱于岐黃

間而喜氏兄弟爲尤著其學傳于高曾凡七世亦
旣精矣而公怒焉加慎其視嬰兒無以異于耆艾
也若天地鬼神之臨其旁也恒語人曰凡人疾病
皆能言嬰兒不能言也吾診視時心竊悲焉嗟乎
其于仁深矣公爲人和雅故人樂與之遊又其性
好施予見窮巷中小兒蠲藥餌助之餽以金輒不
受余嘗讀太倉公傳意傳黃帝之脉診病知人死
生而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繇此觀之其不

仁而得禍與仁而得福所謂天道非耶而史遷謂
美好者不祥之器其禍不歸于心而歸于術豈理
也哉且公之學精而能變如秦越人過邯鄲聞貴
婦人則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則爲耳
目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入咸陽卽爲小兒醫吾嘗
渡大江所至聲名藉甚其在廣陵是其入咸陽時
也今孟冬之月公覽揆四十余旅人也不能具觴
以介禮四十曰強壽之非古也第質言其所自致

者以明仁壽之端他日存吾說而徵之使人知心
術之所在天道不遠而世之爲頌禱之詞者必求
學公而無愧或庶幾焉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歲甲寅先太僕官御史時忤黨人歸里道秦郵過
舅氏盧家長舅體泉公相見道故舊爲笑樂飲酒
極懽久之別去自是不復相見歷于今乙未蓋四
十年四十年來先太僕既已見棄舅氏亦卽世世
變多故南北道阻兩家聲問杳然余兄弟避亂遷
徙衣食于四方客廣陵今春過秦郵始得與樂居
相見與余稱外家兄弟握手道故悲喜兼至余追

惟四十年前天下太平民物安阜親戚雖遠在異地往來問遺猶東西州也况仕宦于朝而足跡在天下如先太僕者尚或以道阻且長不得歲時相見甲寅以後天下漸多故矣軍旅一興靡然騷動四十年間普天之下無一非戎馬蹂踐之區而國步遂傾至使流離在道親戚睽阻經數十年而先太僕先太恭人及舅氏皆已逝乃今于遷徙奔竄之餘驚悸之暇兩家兄弟始得相見嗟乎合離之

難易如此誰實爲之豈非天哉於是君年六十矣君居于湖之東余兄弟過訪見湖水環匝蒹葭柳菴鬱如畫君行阡陌間操短舫舉網取魚嫂氏習浮圖家脩淨業爲予兄弟親執烹飪與予酌酒而言曰吾郵頻苦旱澇歲入之秫釀酒不過十數石盡此而歸母笑田家鄙陋也余爲之流連累日旣念君孝弟醇謹生平不知官府事輸官稅外足不一至公庭又何幸也余少有四方之志及遭世

四照堂集 卷之三 三
多故自放于江湖而流離客處恒願得蚤返故里
先太僕門第既更變亂籬門草舍歷落數椽親知
故舊歲時伏臘候問往來談說生平里社飲酒歌
呼笑樂放懷天地之外兄弟姻戚白首追隨口不
及戶外事如昔人高話羲皇兒孫更抱者之樂而
不可得卽君家與余客舍相去百餘里亦至今纔
得一見不意君忽忽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年可賀
而余感感靡騁維憂用老亦豈能忘今昔之感哉

侍御姜公壽序

天子御極十二年 詔復天下御史命我姜公出
巡兩淮鹽務重國賦也先是商困甚繁費日興如
漢初罷鹽鐵官文學大夫之議爭衡不決三年而
後復之夫朝廷命吏以爲商商困則議省重困則
議復勢固然也國家理財用人非有兩端貨殖平
準之書繇其道可以程材天下鹽筴之法自黃帝
夙沙氏始而管夷吾用之以其君霸于齊漢武置

鹽官二十八郡國用富饒而兵甲雄徼外逮唐宋
五代之季立宮障立蠶鹽裴劉甄王之徒雖綜核
不足道乃呂夷簡范仲淹則宋之社稷臣也其監
泰州西溪鹽倉皆以經綸天下之法行之若此者
何歟蓋宋之巡院鹽倉往往以名賢出守以此知
國家理財本于用人如其不誣也朝廷鑒往事
之敝銳然與天下更始以公當之可謂得人矣公
挾緯世之畧當誦讀古人時深知天地民物兵農

食貨之事 朝廷知公才史館之不足以盡出而
巡茶馬茶馬又不足以盡改而巡鹽漕夫斥鹵之
鄉秦越河東長蘆以及閩粵未若兩淮之地廣而
商勞也不恤其隱以究其利弊之所在則商窮于
莫可告中原耗乏豈獨商受之乎公知其然以爲
鹺政無所爲利弊去卽利興私煎有禁私市有禁
鬻窩賈窩有禁猾商違禁者法無赦而又于申飭
諸禁外杜姦竇以待莫可誰何之人其苦心若此

如是乃可以言利矣昔胡安國之言曰祖宗時鹽法行于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于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于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今之日利安歸乎不在于國不在于商徒令有心者蒿目而憂而後知公當時勢之艱籌畫不勞公私兩利非經綸天下之才而能然與他年鼎鉉之業視呂范何多讓焉今仲春之月公懸弧佳辰郡士大夫以公明德屬不佞一言以介觴夫壽言非古也余聞之在官言官公有功于齷政姑無論其生平而第述其爲國者如此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士苟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嫺睦之化成于閭
黨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固當忘其身之
賤而爲之也然舉天下之大未數數見也而方君
以服賈之士獨能質行醇謹聞于郡國者六十年
非世所稱賢豪間者耶君之少年修其先世侍御
之業讀書勤苦思以振其家聲旣而見朝廷多事
士大夫之拘守文藝者居官以私奉養不能自毀

其家一紓本朝之急是以發憤廢書去而爲賈人咸以此惜君而予以爲君之才何患不顯舍而不爲夫故欲得當以報國也自漢初興去古稍遠禁閭閻出入之徒不得仕宦而膺一命之榮者倉氏庾氏子孫以爲姓而世其家一有經費則園視而莫恤是時四方雖稱太平而北困于邊烽火達于甘泉及建元以後欲雪平城之耻知儒緩之不足用遂興鹽鐵算緡錢除賈人爲吏之禁自此以來

果有輸其家半以助縣官者而中國之勢遂以大振商賈之無負國家以君之賢其講之詳矣流俗不察徒見天下之弊起于國用不足因欲病商以富國卒之商病則國益困故北周重歛而君子以爲張弓之法誰其弛之至括錢稅屋之事起貨幣克物而不能阻奉天之不西也然則龜貝錢刀之制帝王以此散天下之人而士之以財自衛者則聚貧困之黎民給其衣食轉粟流輸以應上之所

求而無憾焉是以文官俗吏遇天下之匱乏持籌以算頭會箕歛而不可得者素封之家以談笑而釋之國之仰賴于商其重如此况能周閭黨之急任俠自喜如君所爲豈易得者哉觀君生平恂恂孝謹外而姻族婚嫁殯葬以及一切窮厄之士輒傾已應之所以尉薦其心者甚至而不自矜其名其天性然也邇來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告一二專財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

于毀形瘠骨爲之減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伺其緩急先引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夫同體不能相恤而欲望其慷慨以赴公義得乎然則君之樂善不倦以享子若孫之報非偶然也今秋之季爲君攬揆之辰諸與君交者謀所以壽之而丐言于予予嘗讀管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于齊魯者立芻菽伍養之等以獎勵焉及崢丘之役表君子之假貸于鄉者式璧以聘之是以布

衣之雄不惜其微賤之身以資世用而後日興利
之臣嘗竊其術以鼓動流俗今君之行雖不樂于
邀上之榮而振人不贍以助天子子惠元元之意
必將有表其間而聘者矣若乃壽君子醬爵醕跪
之間是又何足道哉予蓋觀於國家食貨之事而
重于君有感也故舉其大者以爲壽云

其樂忘於內而樂於外不效風俗其此與也夫國
于與世與骨爲之故車馬與刻於世世大則對壽

